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十編

偵探小說

黃金血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訂 正

一冊

白助論

定價一元

林萬里改訂

是書原名西國立志篇。著者爲英人斯邁爾斯。日本大儒中村正直譯之。以

振起其國民之志

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

自立自重之心。遂

養成其儉樸勤苦

耐勞之特性。識者謂

功不在吉田西鄉。信矣。

通社譯爲漢文。文字雅馴。

嗣以版權讓歸本館。初版

以來。久蒙學界歡迎。復經

林先生詳細改訂後。尤徵

本書之特色。吾國青

年。不可不一讀焉。

壬八五〇號

甲辰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黃金血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原著者 美國樂林司郎治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谿

商務印書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南京

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黃金血

格倫維爾鎮。達於某湖濱。湖故衆水所匯。一面山巒起伏。草木蔥鬱。與地平同盡。四時風景。雅足動人。時五月某日。晨鐘纔八下。鎮中街衢寂靜。惟數童子奔走跳躍。逗遛道中。蓋將入學塾而偷閒於此也。

學塾在鎮極南山坡上。塾初建於湖濱。湖多柳樹。格倫維爾以此塾爲首創公宅。尋以他事遷此。居民亦漸多。自五十家增至千餘。而舊塾勝地。遂爲銷夏別墅。且市肆第宅漸推廣至北境。新塾獨處鎮南。林木環繞。饒有佳景。其地當湖旁第二帶森林。東望峯巒蒼翠。遠連天際。

乃新塾落成時。格倫維爾鎮少長咸集。婦女亦有至者。羣立院外。仰見塾高二層。皆黃漆。光瑩鑠人。衆正紛忙擬懸新鐘。有伊利亞勞平者。居此鎮最早。建此塾與有力者。曰。最宜各中學校。諒衆意無阻我者。約翰洛脫曰。是名甚當。必無阻礙。復一人曰。

是名頗合愚意。度亦不拂衆情。派森臘愛特獨搖首微笑。曰。吾鎮僅一小村。恐不能居高等之名。如欲名之。惟就地勢高峻言或可。然吾必望其擴充。庶幾名實相稱。此當日設塾命名之大略也。其後是塾僅盛於夏季。至今猶是一村塾。塾中正教一人。助教或蒙師一人。

是日學童一隊入塾後。正馳騁草地間。有年長者六七人。環侍女助教。狀頗驚駭。若欲有所問者。時當鳴首次塾鐘。傑矮乃勞列適司其事。先注視時鐘。復登山坡眺望。返見鐘鳴時已逾二十杪。遂引繩擗鐘。且謂女教師格倫脫曰。吾不能久待。我當盡我職。師前囑我時至八句鐘半。卽速鳴鐘。切勿遲延。故我必須言未畢。鐘聲嗶嗶。復於鐘聲斷續間。隱約聞其語曰。師雖未至。吾鳴鐘矣。傑矮乃力拽鐘繩。鳴至常時之半。遂止。又語格倫脫曰。爾意是鐘不準乎。屈而士李勞來先生縱遲至。當不踰一刻。格倫脫轉目東顧。慙慙注視。以一手按旁立女生美桃肩上。答曰。爾師非染疾。卽時

表有誤。不然。必來此主晨禱。美桃盍入室習命分。越十五分鐘。兩人尙俯首伏案。目注石板算式。倏居二十分鐘。傑矮乃及學生六七人。相繼步入。格倫脫曰。傑矮乃爾師來未。曰。未也。欲我往視之乎。格倫脫作色起。止之曰。汝母然。彼將笑我矣。言畢。顧視諸生曰。吾當俟之。至九句鐘。傑矮乃及諸生默然。退至遊廊。美桃謂格倫脫曰。彼殆遭不測矣。余度其必有事也。格倫脫曰。汝何妄言。遂至窗前。見一女童玩於階。下呼曰。乃蘭來。乃蘭時方習字母。年極幼。黃髮飄肩後。聞喚即至曰。姑娘何事。曰。乃蘭爾曾見孛勞來先生早膳乎。曰。然。曰。其人無恙否。曰。然。談笑如常。當無恙也。且早膳時。猶領衆祝謝。余母爲余言。其食量頗暢。格倫脫與女童接吻。乃步至書案。檢學生名冊。似甚忙冗。迨聞鐘鳴九下。傑矮乃突入曰。姑娘欲余鳴鐘乎。格倫脫曰。然。汝叩畢。速往弗蘭夫人處。詢孛勞來先生何故未至。速返。母久留。傑矮乃聞言。面頰微紅。步履聲若忽增健者。

是塾除廳事及左右廂外。僅兩學室。是日生徒就位。似較平日爲早。然情狀均甚驚惶。若欲有所問訊者。傑矮乃先趨出戶。遙望村路。寂無人影。返見鐘繩動宕。止之。格倫脫曰。姑舍是。李勞來先生或抱重疾矣。汝速往視。傑矮乃自櫪上。取己冠且轉念曰。師若有疾。當以書來。格倫脫揮手令速去。乃步入南首年長諸生課室。兩頰猶作紅色。語諸生曰。爾師因事遷延。不久當至。願各守汝位。勤誦習。師雖未至。余信汝曹必無失常。余將往課徒。料不必別設齋長。蓋汝曹固無需此也。李勞來情性和藹。諸生素心服之。故聞格倫脫言。卽取書誦習。格倫脫旋至年幼諸生處。並洞啟互通南北二室之門。

弗蘭夫人宅居鎮中央山麓。傑矮乃持帽奔赴。不少延。返時氣喘甚。面有憂色。且喘且言曰。格倫脫姑娘。余師不在彼處。弗蘭夫人言師於八句鐘前。卽來塾。出門時。渠方爲乃蘭櫛髮。自後未嘗見之。格倫脫聞言。緩步自講臺下。行時簸搖。若不能自主。

者。迨至兩室間。其面紅色已退。扶門柱強自撐持。謂諸生曰。汝曹今晨有見李勞來先生者乎。言畢。室中寂然。有頃。一生離座出。自格倫脫室中蹣跚而前。衣服樸陋。兩臂稍長。肩圓身屈。目鈍而疾。在格倫脫所課生徒中年最長。資較鈍。名曰彼得。齒半收。尙無言。諸生皆笑之。格倫脫曰。毋譁。復柔聲問彼得曰。爾今晨曾見李勞來先生乎。彼得點首曰。唯。曰。爾於何處見之。生頓指湖所在曰。在彼。曰。在湖濱乎。曰。然。曰。距今幾時。曰。恐在上學時前。曰。去此遠近若何。曰。遠甚。約近印第安土山。曰。噫。彼何所事。曰。臥地注視而已。傑矮乃曰。姑娘。是必演槍無疑。聞師近在彼處新設一靶。且常偕數童往彼演習。言至此。目忽翕張。若甚懼者。且曰。爾料其已受傷乎。格倫脫急回顧彼得曰。爾今晨果見李勞來先生乎。曰。嘻。曰。尙見何人。彼得卽舉臂掩目。若畏人之狙擊者。傑矮乃曰。余料必有人擊之。格倫脫止之曰。傑矮乃母復言。復顧彼得曰。有人驚汝乎。彼得搖首不語。格倫脫曰。何人。彼得嚙嚙良久曰。無他。曰。彼得。爾必告

余有何人在湖乎。彼得泣曰。一一怪物。復詢之。不復能言。於是諸生年長者數人。紛紛評論。或曰恐遇暴客。或曰恐扭傷足踝。一六齡者曰。恐墮入湖中矣。一尤幼者曰。彼必能游泳如他物。格倫脫止之曰。毋妄言。格倫脫言時。愁見於面。忽舒忽急。苦莫喻其故。

須臾。忽憶昨夕學塾總董撒姆耳杜倫。曾約李勞來今晨詣彼。披閱數種課本。此時必在彼處無疑。格倫脫齧唇思索。不勝懊惱。旋顧傑矮乃曰。爾往杜倫君家。視李勞來先生在否。若在。詢以生徒功課。應否由余代授。傑矮乃即取草冠。匆匆出。格倫脫亦返至案前。憂形於色。閱五分鐘。傑矮乃已造杜倫家。其地視弗蘭夫人許爲近。閱四五分鐘。傑矮乃歸。狀甚惶急。曰。師不在彼。且未嘗往。杜倫君言必有事故。頃已偕二三人踪跡之矣。

杜倫急趨至塾。村人四五從之。蓋就近招集者。杜倫且行且言曰。余意當無礙。然李

勞來所以遷延不至者。必非無故。余當先詢格倫脫。至則格倫脫遇之門前。具以告。且述彼所得所言。及諸生懸想演槍事。方欲詳述其憂懼之概。忽一人名霍必根者。曰。噫。吾知之矣。李勞來君恆喜演槍。余於夜分與之偕往者。已二三次。頗惜其方司教。育。從禽而玩時也。試穿林而往。必在水濱。杜倫曰。雖然。彼亦當聞此鐘聲。但彼得既謂見之彼處。余必就此踪跡之。姑娘。毋過慮。霍必根所言。當不謬。言訖。遂行。

離壘未遠。遂入林中僻徑。環繞小山。頗似山麓。高出平地。去湖岸遠約百碼。道左林木沿坡翳鬱。過東。彌上彌密。綽約成陰。路中及臨湖處。林木較稀。日光多於隙處射入。而矮樹叢草獨茂。榛櫨小柳野葡萄等。徧布湖濱。四人耦行叢林深草間。隱約望見湖光。行時。恆呼李勞來以自慰。約行四分邁爾之一。少進。有土山起於前。湖爲所蔽。橢圓而平。俗稱印第安土山。相傳爲土人所築。或謂古時礮壘。或謂古墓。事在史前。無可攷。既至土山前。霍必根忽止步。曰。余二人其繞出此山邊乎。彼在湖濱。亦當

聞吾儕聲。杜倫默然久之。曰。然。霍必根。爾往左。余往右。試遇爾於土山彼面。遂分袂行。

杜倫及從者。舉步前進。悄然無聲。少頃。杜倫曰。惜吾未挈彼得來。其家在土山彼面。距此僅四分邁爾之一。言至此。忽顧其從者曰。止。且曳之稍後。路繞山角。微彎。作圓形。於其轉處。遙見一黑馬首。行漸近。乃一四輪車。車中端坐少婦。身材瘦小。容光照人。服飾皆晨妝。知非格倫維爾人也。杜倫等趨而前。免冠致敬。婦控轡勒馬。已與相值。杜倫等趨至車側。曰。夫人。請恕唐突。余爲撒姆耳杜倫。今往覓同塾教習。爾曾於途中遇一修長少年乎。婦默然久之。從容言曰。得非一秀麗少年乎。曰。然。修長而麗。婦曰。余早餐後馳行出鎮。曾見一人南行。我疾馳過之。料去此不遠也。曰。爾曾覩其面乎。曰。未也。余馬甚疾。且專意羈勒。不暇他顧。婦舉轡。若復欲有言者。一從者趨前。詢曰。爾殆未聞鎗聲與。曰。天乎。何至是。彼何遇而斃於鎗也。杜倫等未及答。忽聞湖

濱呼曰。杜倫速來。杜倫急轉身。遙望土山之巔。霍必根在焉。揮肱作勢。甚惶遽。杜倫亟前。呼曰。已得之乎。曰。然。殆矣。言畢。卽步至坡後。隱不能見。杜倫先見其面色慘白。甚懼。轉顧婦。已策馬而馳。急呼之。曰。夫人且止。余友已受傷。請少待。或當需爾車馬也。言訖。縱步上坡。從者隨其後。婦復勒馬。似有憎厭。又若躊躇不決者。數分鐘後。聞履聲甚厲。且有喘息聲。回顧則杜倫已至。面有憂色。一躍入車。曰。爾必偕余歸鎮。余將延醫。想又須請驗屍官矣。言畢。欲代執轡。顧婦不釋手。策馬疾馳。迅速絕倫。二人默然良久。婦注目街衢。徐曰。其事若何。曰。殆矣。曰。彼自戕乎。曰。否。必有意外事也。婦緊握其轡。曰。噫。抑何可畏耶。自是不復言。及近塾。婦復詢曰。彼爲誰。曰。彼乃塾師屈而士勃勞來也。其人甚善。

當車過學塾時。格倫脫姑娘尙倚窗盼望。杜倫自度不能停車。因謂婦曰。夫人。我暫假此車馬。爾可於何處下車。婦曰。無論何處。即此亦可。且余願効臂助。有言當可代

達。余雖客居此地。然略知周急。即彼塾中生徒。不亦當遣歸乎。杜倫引手攬轡曰。夫人誠敏於思索哉。可止是。請一往學塾。告以此事。婦曰。固所願也。車既停。杜倫躍出車外。扶之下。婦曰。余將何言。曰。見格倫脫姑娘。密告以李勞來君。已不幸遇意外事。塾中生徒。囑其速速遣散。曰。諾。杜倫止之曰。尙有一言。或需汝作證人。願聞芳名。曰。向誰作證。曰。驗屍員。余必詳述此事顛末也。曰。余姓傑姆森。寓格倫維爾客寓。語方畢。急進塾。

時格倫脫尙倚窗前。生徒背誦。無意諦聽。倏見黑衫人影。臨學塾草地。急出外探視。含意欲伸。現於眉睫。脣動復止。傑姆森夫人行至階下。適相值。即啟口陳述。似答其所欲問訊者。曰。余爲傑姆森氏。言至是。見窗前門旁。有探望者。復低聲曰。杜倫君囑余。以塾師事語汝。格倫脫曰。是李勞來乎。曰。彼已遇意外事。爾速閉塾。密遣生徒歸家。言至此。其身忽搖簸不止。舉其手。若待人扶掖者。格倫脫正驚惶間。未及援手。已

就階磴末級坐。曰。余自知受驚矣。格倫脫俯而撫之。傑姆森夫人曰。無礙也。容余少憩。爾速往遣散生徒。未幾生徒徐徐出塾去。

格倫脫兀立案旁。容色甚慘。囁曰。彼已死矣。余知之。余知之。蓋真死矣。語聲哀甚。舉手拭目。第覺手冷如冰。淚已枯竭。轉瞬間。憶及尚有客在。而傑姆森夫人已升階。徐步入課室。適格倫脫自書齋出。手持冷水一盂。悄然奉之。客飲畢道謝。且曰。余固需是。可容余入憩片時乎。格倫脫默然。引之入。偕坐。謂之曰。爾願盡情告余乎。曰。固余所願。特所知甚略。恐違雅意。余寓格倫維爾未久。自疾愈後。思假此地清氣。一滌俗塵。故日日馳騁湖山間。格倫脫曰。余亦常見之。蓋經由此處。非一二次矣。曰。今晨曾見而塾師乎。曰。未。曰。余道出此處。鐘方八下。想爲時尚早也。余昨日行路多。醫者戒勿遠馳。故今晨稍行卽止。甫至一小溪入湖處。有某廠在其前。杜倫止余道旁。并詢曾否見一修長少年。格倫脫曰。果曾見乎。曰。余答以曾見之。須臾。有人於印第安

土山上。揚言尋獲。曰。請道其詳。傑姆森夫人移坐少後。知格倫脫關心甚。復細察其顏色。而逡巡言曰。余料彼必爾之良友也。曰。爾何由度之。爾謂其已受傷。請卽詳述。傑姆森夫人復略退。眉睫之際。若已悟兩人之情好者。唇微啓。尙未有言。格倫脫促曰。噫。爾已知之。其速告余。曰。然。退坐椅上。若欲強其唇與雙眸。使勿震動者。少頃。曰。余二人宜安肅。余體弱。不能不少慎防護。杜倫囑余以車俟道旁。彼不久當返。言急往延醫。并邀驗屍員。因其所蹤跡之人。已遭不測。恐已死矣。言既起立。曰。爾毋過悲。若昏暈。余病體羸弱。恐不能爲爾助。格倫脫曰。余不爲是。疾趨出。轉瞬已杳。

傑姆森不勝駭異。立俟良久。復將冠上面網徐徐曳下。曰。異哉。彼棄余而去。若欲昏暈者。幸余曾預告之。余安能獨留此。恐亦將暈仆矣。躊躇片晌。卽出課室。下階。穿戶去。履聲先徐後疾。目光隱現。若不勝驚懼者。行時。喃喃自語曰。吁。今晨抑何可畏乎。遙聞汽車吹氣聲。驚甚。復自怨曰。竟使余腦筋震盪至是乎。方歎息間。已抵客寓。

格倫脫既歸課室。獨倚牆立。兩手下垂。目定神移者。約十五分鐘。並未揮涕。但聞喉間乾噎聲。旋移坐案側。隱首臂間。啜泣不止。維時四周闐寂。而門外履聲橐橐。杳無所聞。即其人及門。注目凝睇。亦未之知也。

來者一長身少年。眉目韶秀。有微鬚。丰采四溢。目視格倫脫。久之。不勝憐惜。轉身向外。輕步趨出。伫立片時。意若有所揣度。後復步入課室。坐於師席。隨手取案頭一書。見所署姓氏。爲屈而士孛勞來。卽嫣然微笑。投書歎曰。惜哉。屈而士。獨喜爲此小學塾師。伴此無知生徒也。舉目見壁鐘。若有所感。突起立。轉念學塾何以如是寂寞。書案虛設。典籍四散。果係何故。生徒何往。教師何往。彼室中之黃髮女子。何以掩面號泣。再四思索。莫得其故。

客卽步入彼室。足音遑然。格倫脫已覺之。昂首探視。若各欲有所問者。客曰。恕余唐突。敢問屈而士孛勞來安在。語聲甚宏。格倫脫漸行向前。面有懼色。徐答曰。客爲誰。

曰。余乃勞勃孖來。至此覓弟。欲與相晤。今不在此。敢請詳告。格倫脫失聲泣。淚珠盈睫。其胸中苦趣。似難言喻。忽仆地。舉袖掩面。悲甚。不能出一語。勞勃立其旁。亦手足無措矣。

忽門外車聲轆轤。格倫脫蹶然起。曰。余必告爾。但願爾必忍此慘痛。衆已往視。爾其踵之。言竟。轉身向窗。幾欲傾跌。勞勃亟扶之。片刻即醒。張目四顧。幸車聲已遠。勞勃汲清水。爲之涼手潤面。復以一杯與飲。格倫脫既吸盡。舉手加額。強起。語勞勃曰。余名海汰格倫脫。勞勃曰。余弟之友。卽余之妹。曰。否。尙非其時。今不幸有事。爾當與醫生等偕往。助若輩昇屍歸。勞勃緊握其腕。曰。妹乎。果有何事。必實告余毋隱。曰。彼黎明離家。攜手槍去。云將往演擊。聞今死矣。曰。已死乎。屈而士果何在。余必一見之。此中必有故也。匆匆欲出門去。格倫脫亟止之。曰。有自轉車在此。可乘以南行。往湖濱印第安土山。勞勃依言。乘車去。而格倫脫身復僵仆。昏迷不醒。

勞勃既至印第安土山。見屈而士屍偃臥湖濱。驚憤交集。遽離衆。跪屍側。醫士龐恩謂之曰。勞勃。君受驚矣。其可再乎。吾未移此屍之前。必先就君商議。蓋龐恩既精醫術。而爲人又多才博愛也。時勞勃已起。立一高樹旁。聞龐恩言。反顧之。義形於色。趨就龐恩。龐恩曰。君豈不知兇暴之跡起於此之由乎。曰。是必爲偶蹈不測。曰。否。初視之。與自戕及失慎者無異。然彼兇徒所飾爲也。曰。否。否。此必無之事。余弟最敬神。尤好行樂。與人無尤。曰。雖然。吾謂其必非自戕。惟一彈所擊。適在人尋常自轟處耳。勞勃喃喃曰。余終不信。龐恩低聲語之曰。君毋執意。尙有第二彈傷在其背。曰。是背歟。殆即被人擊斃之證。曰。然。被人擊斃無疑。常人出獵。每禁近村。今在此湖濱林間空曠之處。且其人雖發不中的。何至誤中己背。勞勃方欲有言。龐恩曰。姑無論其是否爲人謀斃。余亟欲知者。君願將此事宣布否耳。曰。余於茲事尙不甚明晰。且君亦未知余弟身世。欲相告否。曰。姑緩。衆以此爲疑案。然自余觀之。果係失慎自戕。則於官吏